

1月10日上午9点不到,国家图书馆外文书部主任顾霖发

豁达的沈昌文先生

简平

来微信说,沈昌文先生走了,我顿时愕然,随即给沈公的至交、弟子俞晓群打电话询问详情,他告诉我:沈公昨天感到身体有些不适,所以晚上早早睡了,今天清晨6点时,女儿去他房间看他,才发现他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。

朋友们都说,对于一位90岁的老人,这样驾鹤西去是一种福报,我当然也觉得宽慰,不过,我为自己没能实现一个愿望而深感遗憾。沈公自称是个“吃货”,而且还是一个“上海吃货”,所以,我每每请他吃饭,点的都是上海本帮菜。沈公出生在上海,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,深度浸润于海派文化,所以在他身上有许多上海人的特质,即便在饮食等事上,虽说他后来进京工作,却也一直保留着上海人的口味。比方说,北方人好喝白酒,但沈公只喝啤酒;北方人嫌吃蟹麻烦,可沈公对大闸蟹却情有独钟。

我本来已经想好趁1月14日去北京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之际,请他喝一次啤酒,吃一次大闸蟹的,无奈因为疫情,订货会延期举行,我的愿望落了空。不过,我想,总还是有办法的,哪怕过了吃蟹季,啤酒还是源源不断的,不料,他却骤然间悄无声息地走了,我再也不能跟他吃饭聊天了。

很多年前,顾霖带我第一次去见沈公的时候,沈公约在了雕刻时光咖啡馆,这很能显出他的独具匠心,因他知道我和顾霖都是上海人,上海人是爱喝咖啡的。后来,我和他熟了,也就开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约饭了。沈公喜欢的都是地道的上海菜,草头圈子、水晶虾仁、八宝辣酱、红烧蹄膀……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在上海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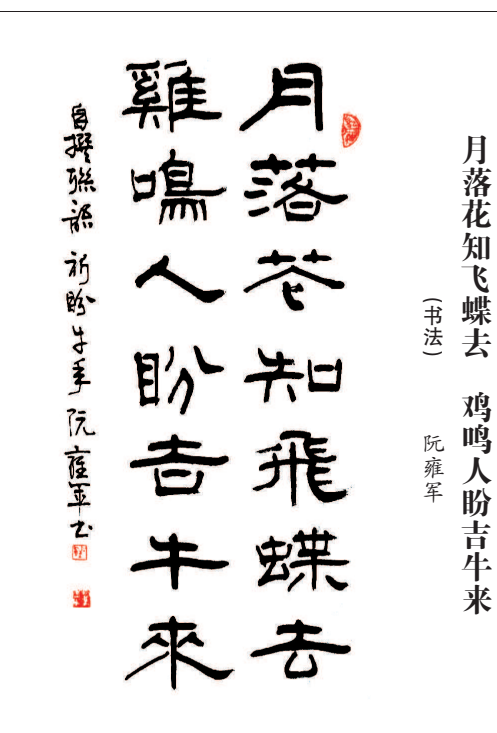
时的趣闻轶事,总会笑到大喊肚皮痛。他说他当年在上海一家银楼做小伙计,老板一家是宁波人,爱吃臭的东西,而检验臭的标准是看有没有长蛆,长了蛆才算臭得够了,才可食用。老板娘规定,每次从臭缸里取出食物必须先送给她看,她边念《往生咒》边把蛆虫挑出,然后把食物分给大家吃,一开始他还吃不惯,过了五六年,他也非臭不食,视为天下美味了。

事实上,不要以为沈公真是一个只图口舌之快的饕餮之徒,他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作为一个有使命感有事业心的出版家,他身上有许多上海人的特质,即便在饮食等事上,虽说他后来进京工作,却也一直保留着上海人的口味。比方说,北方人好喝白酒,但沈公只喝啤酒;北方人嫌吃蟹麻烦,可沈公对大闸蟹却情有独钟。

沈公的“吃喝经”还是他豁达人生观的写照。因为他有肝病,他的做医生的妻子白大夫便限制他的饮食,不让他多喝啤酒,也不让他多吃大闸蟹,可沈公常常口头答应,行动上却不执行。有一次,我请他吃饭,白大夫派她女儿沈懿来做监管,说好最多只能喝一瓶啤酒。沈公故意大声地跟我说,今天客人不少,多叫几瓶啤酒也无妨,不过,我台面上只能有一瓶,不然女儿就交不了差了。只见沈公把一瓶啤酒放在自己手边,然后在我面前也放上一瓶,结果,他的那瓶倒是还满着,可我的一瓶不一会儿便喝完了——原来他使了一个小计谋,他知道我不喝酒,却故意放上一瓶,而后神不

知鬼不觉地一直喝着我的那瓶啤酒。去年12月9日,沈懿给我们发来了沈公当天在餐馆吃饭的照片,我们看了都很高兴,虽然他看上去消瘦了不少,但面对一桌菜肴还是面露微笑,让人放下下心来。那天,他还是喝了啤酒,但只喝了一瓶。

让我稍感安慰的是,我没能让沈公吃上大闸蟹,但去年9月,沈公在家里过九十大寿生日时,他的另一位至交好友陆灏特意从上海快递去大闸蟹,沈公吃后说,他心满意足。对于生死,沈公看得很开很透,他曾嘱人给他写过一幅字,上面录有唐代文学家裴度之言:“鸡猪鱼蒜,逢着便吃;生老病死,时至即行”。



这是我的老习惯了,打开一枚鸡蛋,不论是保留蛋黄蛋白的煎荷包蛋、水溏蛋,还是搅浑蛋黄蛋白,做炒鸡蛋、蛋花汤,我总会仔细观察一下这脱去蛋壳保护或约束的内容:晶莹剔透的蛋清、蛋清包裹的椭圆柔嫩的蛋黄,随后,才进行下一步的烹饪程序,奏响铲勺油盐交响曲。最后,它们才接受唇舌检阅,走完其美丽而悲壮的一生。

这个很私人化的习惯,其实在岁月之“壳”包裹下,有一个不乏美丽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我四十年前读师范的一位女老师,她教生物课。很惭愧,我不记得她的尊姓了。问四十年前的同窗,都能迅速忆起这位生物老师,但他们同样惭愧,也记不起生物老师的姓氏。原因是生物课非主课,一周一两节课,接触少。记不起老师的姓氏,却牢牢记得她的音容笑貌,足见她的课的确上得太好了。她一手堪称遒劲潇洒的粉笔字,往往是课后同学们上黑板前面临摹的“课外课”。

生物老师的先生也是学校的教师。当时,我们是一所规模有限的地区中学,师资中罕见有复旦大学毕业,他是其中之一。他带理科班的物理课,据说也非常受欢迎。这两位老师交流时,说他们的方言,周围人根本听不懂。我还是到苏州工作后,想起他们话中称买菜为“马小测”,推测他们说的是“苏浙普通话”,具体应该是浙江绍兴或宁波一带。

生物老师家中养有十来只鸡,母鸡为主,唯有一只鸡冠灿若火苗的仪表堂堂大公鸡,像小小群落中的国王。生物老师有时将她的谷物喂鸡,“咯咯咯”叫几声,天女散花状将谷物抛撒出去,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像当今微信群里抢红包一样,欢快地抢食。一些饭量小的女同学,也将碗中剩饭带到鸡群旁,学老师的样子撒播,津津有味地观赏鸡们啄食表演。

听女同学们说,生物老师不但家务活丝毫不让先生插手,连先生喝茶时泡茶洗茶具等活也由她承包。夏夜,她会为先生摇芭蕉扇,通宵不停手。我就觉得奇怪,这些细节女同学们是怎么知道的,难道她们半夜三更去过老师家?也有调皮的男生听她们说这些,便面皮厚地起哄,大声说,好好学着点啊!说完迅速跑人。女同学们便红脸相视而笑,反唇相讥,学就学,与你没有关系。旁边有男生继续接力赛,说,那可说不定啊,也许日后受益人正是他呢!说完也跑人。

我最不能忘的是生物老师讲动植物细胞课。那天,她带来一只碗和几只鸡蛋。讲到受精卵时,她在碗沿砸开几个鸡蛋,走下讲台,一一送到同学们课桌间,让大家仔细分辨,在蛋清和蛋黄之间有一点白絮状物者,是受精卵;没有,就不是受精卵。她讲到,只有受精卵才能孵化出雏鸡,非受精卵只能充任食品。有大胆的同学们问,这岂不是如同卤水点豆腐一样吗?她竖起大拇指,说,很对,豆浆只有经卤水点过,才能成为豆腐。只有受精卵才能演化成生命,才能生生不息。

听到这里,我似懂非懂,只隐约感到一只红冠鸡头在窗外探伸,且得意洋洋。侧身看去,自然并不存在。四十年岁月里,我每次在厨房里选鸡蛋为食材,脑际都会放起学生时代的电影,看着听着这明眸般蛋黄蛋白的叙述,心头涌动温暖的潮汐。虽然现在的鸡蛋大多是养鸡场流水线产物,“洋鸡蛋”一律孵化不出雏鸡,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它们的检阅,对它们的观赏。或者说,它们也一样检阅和观赏我。有时,我还会自嘲一篇差稿,虽然见报,也是颗“无精打采”的蛋。

古籍有言:“天地日月未具,状如鸡子,混沌玄黄,已有盘古真人,天地之精,游乎其中。”这“鸡子”就是鸡蛋。天地尚且如鸡蛋,说其小确实小,说其大何其大。忽然非常想念这位不记得姓氏的生物老师。能汇报的只是,我当年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,对工作的认真和对学生的爱,就是受了生物老师的影响。两年后我改行时,我的学生拉着我哭,依依不舍。

当书店用温情说话时……

张星

书与城的温馨故事。元旦期间,走进复兴中路上一家网红书局,吸人眼球的不仅是略有调整的书店布局,步入三层小阁楼遇上了正在举办的描绘苍穹的“星座与西方古典星图珍品展”。这么一家小书店,居然在展出1603年版的《拜耳星图》,手工纸质,手工上色,铜板印刷,金粉描绘,让人呼吸到400多年前的空气,最惊艳的是金粉上色的天琴座星图。整个下午小阁楼里人气爆棚,吸引了不少消息灵通的年轻人前来打卡。此展在上海只停留三天,但每天下午,办展

人都到到现场作讲解,图书拥有者,会打开神秘的外壳,让观众零距离欣赏珍藏版原著。“如何创造让顾客怦然心动的生活方式”,“不只是卖书,更是生活方式提案;不只给生活方式提案,更要给出有益的建议。”在听到2021脚步声的那一刻,全球最美书店之一的书店,在上海开门迎客。“将书店变成拥有许多生活提案的文化森林”,这是掌门人的初衷,对此,这家外来书店考虑的不仅是书,店面的摆设模糊了与书的分界,使书店成为顾客生活方式提案中心,为不同的个性需求,量身定制,让每位到访顾客都能享有宾至如归、服务到家的待遇。当书店走进人们生活,阅读再次焕发青春样时,“书店力”也将成为城市发展中一种信念,一分担当,因为它是未来创新城市无可替代的强大的精神力。



夜光杯

编者按: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,今起刊登一组《西域考古笔记》,邀请考古发掘亲历专家、大学教授,为我们讲述丝绸之路上的考古新发现。2019年的夏天,我们在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,闲暇时,追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天气炎热,剧情惊心动魄,看得让人透不过气来!值得一提的是,剧中的冤大头岑参和我们发掘的故城息息相关。岑参曾两次从西域的天山南北:第一次是天宝八载(749)至十载(751),在安西四镇镇使高仙芝幕府任职,正好是西天山南麓的库车县;第二次是天宝十三载(754)至至德元载(756),在北庭都护、伊西北庭镇使封常清幕中先后任判官及支度副使,正好是东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县。每一

个中国人对他写作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耳熟能详: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散入珠帘湿罗幕,狐裘不暖锦衾薄。将军角弓不得控,都护铁衣冷难着。瀚海阑干百丈冰,愁云惨淡万里凝。中军置酒饮归客,胡琴琵琶与羌笛。纷纷暮雪下辕门,风掣红旗冻不翻。轮台东门送君去,去时雪满天山路。山回路转不见君,雪上空留马行处。

诗中的“轮台”说的就是当时的北庭城,离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只有12公里,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(伊西北庭镇使)、高昌回鹘夏都、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,是北庭唐至元时期丝绸之路政治、军事和文化中心,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乌鲁木齐。这个西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城市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遗址,是迄今新疆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,北疆唯一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。我们的考古队从阿尔泰山之巔另外一个奇幻的古代遗址——新疆阿勒泰青河县早期游牧王国的礼仪中心三道海子遗址群下山,已经在北庭故城连续考古发掘三年了,这真是一座伟大的边疆城市!它控遏天山以北的草原世界,沟通四通八达的丝绸之路,和南部的安西都护府一起成为西域稳定

三言两语——医生的心里话

程蕾蕾

“医生,这个药需要终身服用吗?”——这是最让医生头疼的问题。问这个问题的内心都有一个假设,就是病人会按照目前的状态长长久久。但实际上,人是会变的,疾病也会变化,看病不能指望一劳永逸。“冠心病患者多吃蔬菜水果,能让血液变薄一点吧?”——不全是。冠心病病人要注意少吃油腻食物,还要有意识地喝水、多吃蔬菜和水果,保持大便通畅。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大便时用力,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情况。

“医生,这个药需要终身服用吗?”——这是最让医生头疼的问题。问这个问题的内心都有一个假设,就是病人会按照目前的状态长长久久。但实际上,人是会变的,疾病也会变化,看病不能指望一劳永逸。“冠心病患者多吃蔬菜水果,能让血液变薄一点吧?”——不全是。冠心病病人要注意少吃油腻食物,还要有意识地喝水、多吃蔬菜和水果,保持大便通畅。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大便时用力,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情况。

岑参,带我去北庭

郭物

繁荣的压舱石。站在城中东西向的中央大道上,可以想象当年边疆重镇马控堡的气息,也可以感受到往来丝路商人的匆忙。多少人,多少事,历历在目。其中,有你熟悉的唐太宗李世民、武则天、纪晓岚;有你可能熟悉的侯君集、苏定方、封常清、丘处机;也有你不熟悉的来济、阿史那献、李元忠、杨袭古、阿斯兰汗、王延德等等,他们身份不一,或是君主,或是都护,或是使臣等,都和这座城市以及相关城镇网络有或深或浅的关系。这座城市包括早期的庭州城和扩建后的北庭城,方圆1.5平方公里。我们已经发掘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城门,也发掘了外城南门内的一座高昌回鹘时期的大型佛教寺院,在寺

院旁边还发现景教(也里可温教)的铜十字架,说明多元宗教的流行。还发掘了城内一座近千平方米的早期建筑居址,可以看出,这个建筑分为三个时期,充分体现了北庭城800多年厚重的历史。李白出生于北庭更西边的碎叶城,一度也为北庭管辖,他曾说: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。”多么引人入胜的意象啊!来吧,朋友,让岑参带着我们,穿越玉门关,无论是白日的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还是夜晚的“明月出天山”,在这里,我们细说不尽的故事,和古人故城一起永恒!

十日谈

看《新疆考古笔记》 明天请看《新疆康家石门子岩刻画新认识》 责编:徐婉青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